紀錄彙編卷之六十七

鴻猷錄序

余官西曹時吏務希簡性復寡交游更不喜飲酒長日索居無事他日欲取讀古書乃宦邸苦乏之書時時從所知借讀不多得顧自思曰孔子不說夏殷之禮而願學宗周遵時也豈有身通仕籍而不知時政者乎則取　國朝往諜縱觀之其歷代實錄藏諸石渠天祿者秘不可得見惟是諸先臣之紀述傳誌暨諸書疏案牘無不參質考訂後稍稍得要領於是我太祖之開創丕基我　成祖之肅清內難下及歷代

櫻山文庫

之誅戮權姦剪除盜賊討伐蠻夷隱括二百年間得其可紀者凡六十餘事皆　國家之重務經畧之偉績也第撰述非一人手文辭不盡雅馴或間見錯出事始末不備其載在刑書者又皆法家語學士大夫不便覽觀也乃以暇日稍論次屬事比離薙荒飾陋勒成一家之言命胥吏錄而爲帙錄既成竊有感而言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我　皇祖之開創勞心金革者二十餘年而後大業底定暨天下一統可謂宅中啇大長治久安古今所希覩也而承平之世釁孽易萌姦宄草竊時或有之蓋未有十年不試兵革者乃知黃帝蚩尤之戰高宗鬼方之伐雖古帝王豈能偃兵甲於不用哉雖然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前事之得失後事之明鑒也故思創業之艱難則必嚴保太之訓覩守成之功烈則必慎防患之局赫赫鴻猷誠萬世定保之謨也錄之豈獨爲識往已哉遂名之曰鴻猷錄其聞見之寡陋詮次之謬訛則有俟於博雅君子云

嘉靖丁巳冬仲月望日京山高岱譔

鴻猷錄目錄

第一卷
龍飛淮甸　集師滁和
定鼎金陵
第二卷
延攬群英　褒顯忠烈
宋事始末　平定東南
第三卷
克陳友諒

第四卷

克張士誠　平方谷珎

平陳友定　輯撫兩廣

第五卷

北伐中原　克取元都

畧下河東　戡定關隴

夾攻巴蜀

第六卷

北征沙漠　廓清滇南

四夷來王　封賞功臣

正位分藩

第七卷

封國燕京　靖難師起

轉戰山東　再出河北

第八卷

長驅金陵　入正大統

三犁虜庭

第九卷

平定交趾　開設貴州

征漢庶人　麓川之役

紀錄彙編卷六十七

平福建寇
第十卷
平處州寇　巴巴虜變
南內復辟　石亨之變
第十一卷
誅曹吉祥　平兩廣蠻
平固原寇　開設鄖陽
第十二卷
安化之變　劉瑾之變
平江西寇　平河北寇
第十三卷
勦平蜀盜　興復哈密
勦清平苗　再平江西
第十四卷
平郴桂寇　討寧庶人
江彬之變　撫定大同
第十五卷
誅滅岑猛　再定大同
再平蠻寇
第十六卷

勘處安南　　平湖貴苗

追戮仇鸞

紀錄彙編卷六十七

鴻猷錄卷一

高岱

龍飛淮甸

高皇帝先世江東句容人　大父熙祖渡淮家泗州父仁祖偕　陳太后始遷濠之西鄉復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今靖江王其後也次盱眙王次臨淮王俱無後　高皇帝季子也陳太后嘗夢神人朱衣象簡餽丸藥燁然有光吞之覺聞異香遂娠焉及期生　高皇帝誕生之夕紅光燭天里中人疑失火

旦日多尅視之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大曆戊辰九月十八日也使人詣河取水浴之得紅羅水上漂之遂取爲衣裾後人名所居紅羅障云自是室中時時有異光迫視之無所見　帝生數日病不飲乳　仁祖出求醫歸見一僧坐於門　仁祖告之故僧曰亡慮夜子時自飲矣　仁祖稱謝既入僧忽不知所在半夜果愈　帝少苦多病　仁祖欲度爲僧　陳太后不欲也至正甲申疫癘大作　仁祖　陳太后俱不豫鄰人劉繼祖與地塋之按獻地者舊刊張某而闕之名偶閱　高皇帝御製文集有追贈劉繼祖爲義惠侯誥歸其獻地功叅之天潢御牒大明實錄謨烈輯遺憲章錄吾學編諸書皆同近見劉氏家傳尤悉地即今鳳陽　皇陵劉氏孫世列太常見職祀典經九代矣此歷歷有據彼云張某當是作者未之深考茲爲改正云

南昌王臨淮王臨淮王亦先後殁歲旱蝗盱眙王徙他境未幾亦殁　帝時年十七無所依乃從汪媼議遵先志託身皇覺寺媼爲具少儀物得禮寺僧高彬爲師居寺再閱月多奇徵衆頗異之亡何寺主僧以歲儉乏食遣徒衆令各散去　帝乃出遊江淮西歷金斗東抵光息北至潁川嘗道中病見二紫

衣人與同寢食病愈失所在又夜行陷麻湖中有群
兒讙云迎　聖駕叱之無所見數年乃復歸
皇覺寺寺殘廢不可居時元至正壬辰汝潁蘄黃盜
起韓山童始倡亂山童被擒劉福通等擁山童子韓
林兒侵掠汝盜光息等䟽縣又有芝麻李徐壽輝等
皆強盛定遠郭子興起兵與孫德崖等據濠城掠境
內民日望官兵救不至及元將徹里不花率三千騎
至偕守臣營城南三十里不敢進顧日掠取居民以
絳繫首目爲盜獻俘請功嘗居民始大懼多謀入城
反拒官兵者於是城守益堅官軍日肆掠不已　帝
時年二十五居皇覺寺見民多被掠甚恐乃以珓禱
于寺伽藍曰若神許出境以全生珓當以陽報守不
出以一陰一陽報三祝授珓皆陰　帝乃祝曰豈欲
予倡義邪果若是請復陰之珓授果復陰　帝又祝
曰倡義事凶予甚恐願求陽珓以避難珓則仍陰更
祝授之乃一珓卓立　帝意遂決以歲壬辰閏三月
初一日入濠城至門守者甚之面被創良久以　帝
見郭帥遂委身行伍居兩月得爲親兵以　孝慈皇
后妻之九月元丞相脫脫攻破芝麻李于徐州其黨
趙均用彭早住率衆奔濠州脫脫命其將賈魯追圍

之彭趙以其素強盛名位軋郭上郭漸爲所制一日彭趙執郭下獄　帝聞之曰吾再生父母也有難可不赴耶遂入其家爲營救明日彭趙聞釋之祭已春元將賈魯收兵皆散去濠城圍解時　帝在郭甥館乃出城于里中招兵數百人入獻之郭帥授帝官鎮撫冬彭趙據濠城稱王其部下多凌轢濠衆　帝度不可振乃說郭元帥以南收兵遂棄所部數百人獨率壯士徐達等二十四人辭出畧定遠嚮滁和矣

論曰古稱順天應人莫如湯武者然首陽之譏不免慈德　漢高帝起泗上亭長誅無道秦君子謂得國之正也而秦亦世爲中國諸侯王嚮非恣暴雪民其帝天下可也即漢高不爲亭長非秦民耶惟胡元以沙漠入主中國此古所未有之變其屈中國而臣之者勢也非分也凡在臣庶皆可起而逐之況我

聖祖家世未受元一命應運而起豈不名正言順迥出湯武漢高上耶故其祭元幼主之文曰予取天下還吾中國之所固有爾失天下棄爾朔漠之所本無即元主聞之當無憾矣史臣頌其功高萬古信不誣哉其　聖子　神孫嗣鴻業於無疆者固有自也

集師滁和

上既辭郭元帥率徐達等二十四人以癸巳冬出濠城南畧定遠有衆數百人甲午春定遠有民兵團結號驢牌寨無所屬且乏食聞 上將至欲以衆從 上聞之曰機不可失也選壯士費聚等數騎從往招之寨帥遣二使出問曰來者何爲 上使使荅曰來與主帥議事耳主者請屏騎從 上下馬前渡水徑入寨與其帥相見諭慰之解佩囊爲贈帥獻牛脯許以衆從之相與申盟約 上還恐其不決留聚俟之且促令治裝越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 上即率聚等三百人抵其營計取之得壯士三千餘人又有秦把頭者集衆八百餘人結寨於定遠豁鼻山復以義招降之定遠繆大亨初集兵爲元攻濠城不克元兵潰去大亨率其衆二萬屯橫澗山六月 上命花雲等率衆夜襲破之大亨舉衆降時吳復馮國用丁德興皆集衆保鄉里聞 上畧地至定遠界各率所部歸附又聞洪山寨有衆數千 上率諸將往收取丁德興獨麾所部下百人先乘之一鼓即下擒其帥衆皆降於是 上畧定遠兵至數萬人軍聲頗振豪俠響應七月 上率衆往取滁州以花雲爲先鋒单騎前行道遇賊數千人顧從騎遠欲退

恐敵乘之雲乃提劒躍馬衛　上直衝敵陣過之敵驚視不敢御衆曰黑將軍勇甚未可與爭鋒也抵滁州衆大至遂進克其城駐師焉上伯兄南昌王有子文正先是從其母避亂徙他境與　上相失姊曹國長公主卒有子李文忠從其父隴西王禎歿亂軍中至是聞　上駐師滁陽皆來歸　上喜甚屬　孝慈皇后俱子畜之時郭元帥在濠州爲彭趙二帥所制挾之東徙屯泗州　上聞遣人賂彭趙令縱郭得脫率所部來就　上滁州　上奉爲滁陽王禀其節制十月元丞相脫脫討張士誠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滁陽王與六合帥有隙不發兵使者告六合圍急　上謂王曰六合無救必破破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憤大事王意解欲他遣將以兵往時元兵號百萬諸將莫利往者皆託以禱神弗吉爲辭王乃遣　上行亦令禱神　上曰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爲遂帥師往援六合先是趙德勝與元兵戰不利流矢中左股　上至乃與耿再成據尤梁壘爲六合聲援元兵急攻之壘垂破會日暮元兵解去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未幾元兵大至將攻滁　上欲還救滁恐元兵乘之乃以討給元將倉猝列隊出元

兵相視錯愕不敢逼乃徐引去還滁州元兵將至滁
上設伏澗側令再成佯敗誘之渡澗伏發城中亦
鼓譟出夾擊之元兵大敗去滁城以全時　上威名
日著滁陽王二子忌之乃約期招　上飲而陰置毒
酒中　上預知其謀二子來邀　上即偕之往二子
喜謂墮其計也中道　上躍馬佯仰視天若有所語
者即回馬恚詈二子曰吾何負爾爾欲害我耶二子
問故　上曰適空中神人謂我勿往爾欲以毒酒謀
殺我二子大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有此遂逡巡
去然心謂果有神祐告者自此不敢萌異志云有方
士號鐵冠道人精數學來謁　上曰天下擾擾非命
世之才不能安也以今觀之其明公乎　上問之對
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拱五岳俱附日
月麗天附骨入髻豈吾輩洪陽貴不可言但滯氣未散
待神采煥發即受命也滁陽王御諸將言事多失
上數獻計不用因鬱鬱每以疾辭事乙未正月諸將
以城中乏粮欲議所往王召　上問計　上曰困守
孤城誠非策今欲謀他向惟和陽可啖和陽城小而
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計將安出　上曰今選
勇敢士三千令青衣垂髫左袵佯爲元兵以四槖駝

載賞物使人聲言盧州兵送使者入和陽宣犒將士和陽兵見必納之無疑因以絳衣兵萬人踵其後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號絳衣兵即鼓行進取之必矣王曰善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趨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之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兵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等已入城遂率衆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禦之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會天祐兵至擊元兵敗追至和州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入據其城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再成等不知天祐入和陽敗兵歸報滁陽王謂天祐衆已陷沒王大驚咎 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 上與謀時兵皆出遠城中守備單弱 上令闔滁三門兵于南門使塡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 上每翌之衆欲殺使者 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進王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王時猶未知天祐等拔和陽命 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仍規取和陽

再成等敗兵聞　上來復集得千餘人合所將三千人　上率徐達李善長等先進暮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　上入城撫定之王遂命　上總和陽兵　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士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其家民大感悅　上既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多滁陽王舊部曲未盡服惟湯和率所部聽命甚謹李善長委曲調護諸將使不爲異　上與天祐等分麾和陽城計城廣袤限以丈尺刻期合完所事城完元兵十萬來攻　上與天祐以萬人擊却之時元太子禿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兵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鷄籠山等處道梗不通　上率衆出城皆擊走之元兵乘　上出復攻城李善長督兵擊却之殺獲甚衆元兵遂走渡江時濠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求入城寄居數月滁陽王舊與德崖有郄聞之怒自滁來和欲禦之德崖聞王至即欲他往衆先餐德崖後　上先送德崖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報德崖爲王所執　上聞欲亟還德崖軍忿怒亦留　上爲質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力救免王聞　上被留大恐遣徐達

等數人往易　上張姓者復諭其衆歸　上上還王
釋德崖去徐達等亦脫歸滁陽王以驚悸寢疾三月
卒　上併統其軍時諸雄惟劉福通等擁韓林兒衆
最盛林兒號小明王亡何稱　皇帝國號宋都亳州
改元龍鳳聞滁陽王卒遣人檄召和陽諸將衆議兵
勢孤無援未可獨抗元師乃推張天祐往受宋命宋
遣天祐還拜滁陽王子郭某爲都元帥張天祐爲右
副元帥　上爲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受制于
人耶却不受郭某天祐受之亡何與元兵戰俱敗死
上獨領和陽兵然亦遥藉韓林兒聲援文檄用龍

鳳紀年　上駐和陽久欲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
適巢人廖永安俞廷玉等聚舟師巢湖結水砦自保
會妖賊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爲所窘聞　上威名
欲內附遣使以書納款乞兵援之　上得書大喜曰
吾衆已數萬方欲渡江苦乏舟楫今永安等以舟師
來附天贊我也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
迎　上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閘已脫敵險元中丞蠻
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爲梗又衆中有趙普勝
者欲異啖永安等密露其機　上以兵寡不能驅衆
謀脫歸以大衆脅取之乃聲言歸發和陽兵攻元師

遂以商舟多載猛士復至黃墩督水砦兵共攻蠻子海牙大敗之敵兵退普勝不敢啚然湖口水漲舟未得入江會大雨水漲遂發舟至尋陽橋衆恐舟大不能渡橋下比至絶餘分寸永安等遂得以舟師入大江從　上直趨和陽於是舟楫具備軍威大振　上遂定渡江之計

論曰　我聖祖之駐滁和爲取金陵計耳葢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耶故畧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其施爲節度胸中皆已有成筭葢即兵家先瑕後堅之術也其與遊兵四畧志在子女玉帛者豈可同日語哉乃居濠城不能展布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以受制于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先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淮陽之牙將耳其何以自見哉又曰郭元帥于我　聖祖雖有翌植之恩而我　聖祖所以報之者亦篤至矣方彭趙之刼郭亦屢窘我　聖祖屢計脫而賂全之又以其所自創立之滁陽奉爲主帥此豈人情所易能哉況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此又更始淮陽之所未有也

定鼎金陵

上初得馮國用問定天下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羣寇倡仁義以救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悅曰吾意正如此其後駐滁州徙和陽久虞永安等以舟師來附　上意乃決遂以乙未夏六月率諸將渡江嚮采石時西北風順諸將舳艫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于磯上勢甚銳　上麾將士進未有登者乃拊常遇春背曰軍中皆推爾勇冒勉之遇春荷戈躍而登諸將從之元兵却遂拔采石磯東勝進取太平路元守臣逋　上發采石時令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文及入城即揭榜遍衢士卒皆愕然有一卒違令入民家即斬以徇軍中無敢剽掠城中肅然太平耆儒陶安李習等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衆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議事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于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

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兵以臨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上嘉納之厚遇安俾預密議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諸將奉　上爲大元帥以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陶安參幕府事仍用宋龍鳳紀年旗幟等色尚赤時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元將陳也先與蠻子海牙日窺伺　上用吳昇計籍鄉兵令居民蓄積皆徙入城既而陳也先水陸分道寇城下　上親督兵禦之設伏襄城僑命徐達鄧愈將奇兵遶出其後也先攻城見有黃雲罩城上驚退去爲伏兵所擒　上釋而用之使帥兵攻臺城也先復謀叛誅之八月命徐達等分道取溧陽溧水句容無湖等處皆下之陳也先既誅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鎮　上遣湯和等擁舟師結寨采石相持角最太平丙申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砦破之時將士雖皆渡江其家屬尚留和州元兵據采石南北道阻不通　上命常遇春夜采石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親以正兵與之合兵交則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蠻子海牙僅以身免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三月朔師嚮金陵　上率諸軍水

陸金進敗陳兆先兵擒之降其衆復釋兆先而用之擇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衆多懷疑懼　上令是夕皆入宿衛環　上寢悉屏去舊人獨留馮國用侍卧榻側　上解甲酣睡達旦衆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陵馮國用率新降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于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力戰死　上入城深嘉其忠命具棺衾禮葬之乃召官屬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禮用之舊政不便民者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相慶慰得兵民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兵元帥　上欲發兵取鎮江恐諸將不禁戢士卒乃召一二人常縱軍士剽掠者數其罪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遂命徐達爲大將軍率湯和等浮江下取鎮江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十七日兵至鎮江逼其城俞通海西破牌灣寨城中聞之大恐守臣

平章定定遁去即日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達分兵下金壇丹陽諸縣六月以華高爲秦淮翼元帥與鄧愈等徇廣德廣德守臣陳兵城外以待高以數騎挑戰元兵堅壁不動高麾衆奮擊大破之元兵敗入城高率衆力攻破其城得兵萬人粮數萬斛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李善長爲參議官郭景祥陶安爲郎中分曹任事遂置前後左右中翼五元帥府以張彪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王玉陳本等爲元帥

論曰自古帝王創業皆先定中原而後跨有東南未有趣東南而後取西北者有之自我　聖祖始乃知

聖人受命豈擇地而興哉夫我　聖祖龍飛淮甸與漢高之起豐沛地不甚相遠然漢高首事北徇梁宋我　聖祖開拓南取金陵則勢有所不同耳嬴秦世載其雲天下欲亟亡之故先破關中而後削平海內元綱解紐羣雄並爭民所蹙頞不先于元故先芟羣雄而後北逐元主此緩急殊勢故南北之異趣也況當時福通據潁亳天完據荆楚士誠擅吳會而金陵形勝之都羣雄不知計取豈非天所以資　皇明者乎蓋自定鼎金陵而我　聖祖之混一規模可預

知矣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八

鴻猷錄卷二

高岱

延攬群英

癸巳春　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圍元將賈魯死圍解　上白部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入城達少　上一歲智勇絕倫　上首得達專任之既乃徐州將彭早住趙均用來奔濠城部元帥爲所制　上察知其不可有爲乃白部元帥欲南畧地遂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

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部
典部英胡海張龍陳桓謙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
興等二十四人出南畧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
午春　上破横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萬降
上至定遠馬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二人少皆
喜讀書明孫武兵法因亂衆推爲義兵長保鄉曲至
是來謁　上奇之曰爾被服其儒生耶因問討國用
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
然後命將四征討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
金帛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一見知其爲長者禮之與
語竟日皆合留置幕下掌書記嘗從容語之曰吾觀
羣雄中持案牘謀事者多訾毀將士將士弗得效其
能事多敗主者亦安得獨存汝宜用爲鑒務協和諸
將以成功也合肥人吳復性沉鷙寡言笑勇畧過人
遇亂聚衆保鄉里聞　上至率所部來謁　上俾領
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　上
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興先登破之七月
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能馬上
運槊如飛郟縣選爲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爲

棄之來歸　上以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與　上相失及聞　上駐師滁州皆來歸先是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無所依　上憐其孤與　高皇后撫之至是幷文忠等皆育爲子賜文忠英姓朱氏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舍云虹縣胡大海長身鐵面勇力過人來見　上于滁　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鷙多智畧二人年皆十九俱來歸定遠茅成舍山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畧來見　上上悉留置麾下乙未　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少魁偉有大志勇畧自負年十六從父兄愬兵父兄皆戰沒愈代領兵衆服其勇率所部來附　上命充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性剛毅體貌奇偉智勇過人年二十三爲羣雄劉聚所得寵遇之然聚事剽掠無遠圖遇春知其無成率所部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困卧田間夢金甲神人疏之愬曰主君來忽寤見　上至即伏謁　上壯之用爲前鋒　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爲桑世傑舍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

寨自保會妖賊左君弼據廬州求安等與戰不勝爲所窘聞　上駐師和陽欲歸附又元兵阻江上爲梗乃遣使間道納款　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求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衆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朔　上率諸將渡大江攻采石兵破太平者儒陶安李習迎見　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悅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　上遇安甚厚令預密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飛將吳昇帥衆降　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即用爲領兵總管昇訓曰主公欲取天下莫如恤軍安民何征不服　上善之遂用其計藉卿兵堅城守太平以安合肥人楊璟儒家子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衆保鄉里聞　上取太平率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上既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　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蘄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

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
金陵　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
才度天命有歸率所部三千人降頓首言前日之戰
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于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　上遣徐達等下鎮
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
爲吾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
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因從龍從孫來在軍
中即遣歸報　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之
從龍至　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
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畧過
人善用雙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于三臺山率所
部來歸　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　上親督師下
寧國執元將朱亮祖亮祖不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
　上克太平時亮祖降　上賜以金帶仍舊官居數
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爲所獲者六千
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還　上親督徐
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　上曰今將何如
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上壯而釋之
使從征宣城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

丞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部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爲異冬二　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湖口未幾命爲元帥守宣興十二月至蘭谿胡大海薦和州人王宗顯宗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大海以宗顯見　上上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又命宗顯開起學招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以亂故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己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　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畧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豪傑難以成功　上曰予用英豪有如饑渴瑗對曰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即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怠弛不用命深知

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大海用其言破處州　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儒　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謁見　上喜甚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劉基青田人幼聰穎奇絕天文兵法無不洞極其妙仕元爲江浙儒學副提舉不合去遊西湖見異雲趣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趣其下我當輔之後以事羈管紹興行省復趣用之基知時不可爲棄官歸青田集衆保鄉里著郁離子以見志或說基畫江爲勾踐之業基不從曰天命將有歸姑待之會　上征浙東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遂決計赴金陵初見　上陳時務十八策　上皆嘉納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畧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以聘至　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乃留基侍帷幄預謀機

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子授經溢琛
命爲營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見王師
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福寧州
來納款　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徐
椿以饒州來附　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
屢敗僞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
將張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
志雄因獻取安慶之策　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
顯沛縣人有勇畧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
遂以泗州來降　上以爲指揮使從征八月　上親
征友諒趨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降遂克江州宿州
傅友德勇畧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喜之敗歸明
玉珍玉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　上
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　上知其才即
命爲將　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
南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　上初有難意
劉基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悟即許之且賜書諭慰
壬寅春　上幸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
州守將毆普祥黃彬餘干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
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衆來降　上悉慰納之安豐

曹良臣英毀刑新爲民所在聚衆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衆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　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參政兼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　上既破滅陳友諒句容儒士戎簡入見　上曰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多矣　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乘勝蹴之然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悉彼必死鬬殺傷亦多故縱之使偏師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　上謂諸將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邀之于流而以全師歷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爲奇謀不意戎簡亦能言之汝等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宜親近之令陳說古人之書聽其論議以資智識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令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後以導人盜帑戚事覺得罪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丁未置三局一曰律局二曰禮局三曰誥局以宋濂等領之又徵四方處士徐大章梁寅等分典其事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下令有司勸諭民間秀士及時

勉學以待科舉戊申春　上即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劒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鄉里後討平東莞主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至是　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真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粮遣使　上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實融李勣事褒之召真入朝賜宴厚加賞賚　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部雲雲勇力有謀畧河南郡縣皆下雲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執　上釋而用之九月徐達等克元都　上乃下詔求賢又徵天下賢才至京師拜守令各厚賜遣之庚戌八月　上以天下大定乃定設科取士之制云

論曰自古帝王創業未有如我　聖祖得人之盛者漢高首稱三傑其定元功位次止於十八人耳光武雲臺所列不過二十八將下逮唐宋皆不能過已我

聖祖諸臣如李善長之制法陳紀可以伯仲蕭何劉基謨謀不下子房而天文之學又子房之所未究若徐達之勳德才望終始純懿大出韓信之右至常遇春傅友德李文忠湯和鄧愈廖永忠沐英吳良皆

可與信匹而不難于黥布彭越之功者豈非天錫智勇以贊成一代之大業哉又漢高不事詩書狃于馬上之習晚年得一陸賈不過縱橫策畧之餘光武號稱講藝論道而一時儒彥寥寥無聞一子陵不屈就已唐太宗宋太祖雖皆右文之主而溺于詞賦狃於俗習帝王之道稽古之學槩未之聞焉我 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學如饑渴之於飲食每得儒臣皆待以腹心帷幄朝夕咨訪不倦而往往戒諸將以親近儒生至于解經析義又多天縱神啟有非老師宿儒之所能及是豈溺冠嫚罵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一時將畧足備戡定而文儒相業猶不甚稱 聖心至使不得已而委政廣洋惟庸輩是豈其所欲也故於陶安之卒甚加悼惜晚年亟稱桂彥良之賢而不及用惜哉

褒顯忠烈

丙申二月 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禦之數督兵出戰久力不能支城破百司皆奔潰福壽獨據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爲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 上入城嘉其忠命爲棺衾禮葬之戊戌春

命廖永安桑世傑等攻張士誠之江陰石牌寨桑世傑奮戈躍馬陷敵陣遂戰死　國朝以忠死事者世傑爲首　上聞甚悼之後追封永義侯配享　太廟

己亥九月命俞廷玉攻安慶與趙晉勝戰沒于陣廷玉自巢湖來累立戰功　上深憫之後追封河間郡

公庚子五月命徐達率廖永安等擊張士誠于太湖永安兵敗被執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　上遥授永安光祿大夫後又遥封楚國公至丙午七月永安卒于吳　上悲悼親爲文祭之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　上初得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illegible]

庚子閏五月陳友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憊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愚雲怒罵曰賊奴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爲膾也奮躍大呼縛皆絶雲起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碎雲首縛置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妻郜氏一子甫三歲抱囑侍兒孫氏曰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遂赴水死孫氏收郜氏屍瘞之抱兒出丞陷賊中賊敗脫走墮水緣浮木入蘆渚中採蓮實啜啗兒凡七日得不死

有雷老者引孫氏達　上所抱兒泣拜　上亦泣賓
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
所在時皆神異之　上厚賚孫氏令撫其兒後追封
雲東丘郡侯許瑗亦以被執不屈死追封高陽郡侯
命立忠臣祠于太平勅有司歲時致祭友諒寇金陵
上禦之追江之捷張德勝戰死　上痛悼不已後
追封蔡國公　太廟仍塑像功臣廟壬寅二月
叅政胡大海守金華　軍降將蔣英劉震作亂殺大
海處州苗將李佑之賀德亦乘金華亂謀叛殺院
判耿再成大海有大功威名在諸將右婺人如喪考
妣再成亦大海之亞　上聞二臣死痛念弗置後追
封大海越國公再成泗國公並配享　太廟仍塑像
于功臣廟癸卯夏陳友諒寇南昌朱文正率趙德勝
等盡力禦之六月德勝巡城至東門賊發弩射之中
腰膂拔出之拊髀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屢傷矢石無
若此甚者豈非命耶丈夫死無難所恨不能從主上
清中原垂名竹帛耳遂卒　上聞大慟時追念之後
追封梁國公謚武桓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又追
封死事諸臣李繼先隴西侯劉濟彭城侯許圭高陽
侯趙國昭天水侯張子明忠節侯幷葉琛立廟豫章

祀之癸卯八月　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　上
屢濱於危所乘舟偶膠淺沙賊乘勢攻之悉欲犯
上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
人有殺身以成仁者不敢愛其死遂服　上袍冕對
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遂
退　上與友諒大戰五日諸戰死者三十六人樞密
同知丁普郎被十餘創死首已隕猶執兵立舟中若
戰鬬狀後友諒平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與友諒戰
於鄱陽韓成效忠致死朕念之不忘中書开列諸臣
名上遂追封韓成高陽侯爲諸臣首宋貴京兆侯陳
兆先潁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郎濟陽
侯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貴汝南侯余
昇下邳侯徐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潁川侯
程國勝安定伯王咬太原伯姜潤定遠子王鳳羅山
子邱明梁縣子常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
肥子汪清盱眙子王善先定遠子汪澤廬江子丁宇
含山子逯德山汝陽子羅世榮隨縣子陳沖巢縣子
裴軫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隨縣男袁華虹縣
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城男曹信含
山男立廟康郎山令有司以時致祭乙巳四月命胡

深等討福建陳有定克浦城崇安建安有定併力來攻深突陣與決戰馬蹶爲有定所執不屈被殺　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癸丑夏孫興祖從徐達征西北塞外戰死五郎口　上聞甚悼惜之追封燕山侯塑像功臣廟其後天下既定大封功臣　上於死事諸將尤加憫念功大者命其子得世襲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死命安慶廟祀之其後貶元降臣危素曰盍往守安慶余闕廟云

論曰褒死事所以勵生民獎既往所以勸將來也然胡大海趙德勝輩宣力效勞以死勤事其推恩褒錄猶人情之所能若乃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者一旦幸其既敗其不求逞忿而快褊心亦難矣況能嘉其盡力於彼而忘其肆毒於我耶古惟漢高帝斬一丁公至雍齒之封已非其本心周武雖聖而所封箕子比干非嘗與已爲敵者我　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豈非曠古今而獨絕者乎是其至公無我之心天地覆載之量無一毫芥蔕於其內也其所以創一統之業而致億萬年之太平者豈無自哉

宋事始末

元至正辛卯夏潁州人劉福通起兵擁欒城韓山童爲主山童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通乃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韓咬兒等詭稱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帝中國遂擁爲主殺牛馬誓告天地起兵以紅巾爲識事覺縣官捕山童殺之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山中福通等黨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確山上蔡眞陽等縣及汝寧府光州息州盡來至十餘萬歲乙未二月乃自碭山夾河求得韓林兒迎立稱帝軍中呼小明王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林兒母楊氏稱皇大后杜遵道郁文成稱丞相福通進羅文素稱平章營建宮闕然林兒徒擁虛名事皆決於福通三月滁陽王郭子興卒宋遣人至和陽招諭將入其黨和陽諸將推張天祐往受命福通遣天祐還檄滁陽王子郭某爲都元帥天祐爲右副元帥我　太祖爲左副元帥　上初欲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後以諸將議欲藉爲聲援從之紀年稱龍鳳然事皆不稟其節制後部某張天祐皆戰沒于元兵　上併統其軍十一月元將荅失八都魯率兵伐宋進次許州遇劉福通以

兵迎戰于長葛元兵大敗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剌不花引兵來援遂合勢大破福通兵又破之於太康十二月進圍亳州福通遂以宋主林兒奔安豐丙申七月福通遣李武崔德攻破元商州元奉元路判官王淵起兵復之九月李武崔德入元潼關殺其叅政述律杰元豫王阿剌忒失里會樞密同知定住引兵復得潼關以河南平章百家奴守之亡何李武等復陷潼關百家奴兵潰豫王以兵復之李武等敗走十一月福通遣兵狥元河南地丁酉正月李武崔德率兵攻元七盤藍田元主詔察罕帖木兒以兵會合兒麻亦兒守陝西潼關察罕帖木兒奉詔率本部兵馳赴沿途敗李武等兵哈剌不花由潼關抵陝西會豫王及定住兵禦之福通別遣毛貴率兵攻元膠州陷之殺其樞密院僉脫歡李武崔德復攻破商州又攻武關拔之趣長安分兵東略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計無所出行臺侍御史王思誠曰賊素憚察罕帖木兒之名亟遣使求援此上策也諸守臣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甚且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求救于察罕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思誠書即提輕兵五千約李思齊倍道來援

轉戰而前殺獲無筭李武等敗走毛貴自膠州攻陷萊陽元守臣釋嘉納欢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以董摶霄爲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趨濟南於是濟南告急摶霄乃提兵赴濟南大破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擢摶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於太尉紐的該仍令往援益都摶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衆未幾復命摶霄守河間之長蘆摶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摶霄方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如摶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莫支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卒八月劉福通自將攻汴梁取大名衛輝等處遣將關先生破頭潘馬長勇沙劉二王士誠攻懷慶等處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其勢大振又遣田豐攻東昌元太尉紐的該擊敗之元命紐的該守東昌福通又遣兵北徇太行山郡縣白不信攻秦隴陷之又攻破鞏昌以李喜喜守之不信進圍鳳翔元將察罕帖木兒先分兵入鳳翔城內遣諜者誘不信等圍城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

將至城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兵亦鼓譟出內外夾擊呼聲震地不信兵大潰奔四川福通又遣兵攻壺關遇察罕帖木兒與戰大敗戊戌春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元紐的該棄東昌走豐遂進據東昌毛貴與元將不蘭奚戰於好石橋敗之不蘭奚奔濟南未幾貴復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處山東遂陷福通所遣將王士誠攻懷慶爲元將周全所敗士誠轉攻陷晉寧元總管賽因不花死之亡何元察罕帖木兒遣賽因赤復晉寧毛貴引兵陷般陽又陷薊州郭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谷珎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剌不花破毛貴兵貴走據濟南田豐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昌福通所遣西兵攻陷元冀寧大同諸路元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關保邀擊之福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郭擇善拜帖木兒定住汪長生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華昌喜喜敗走四川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福通自攻汴梁元守將竹貞出走福通遂入據汴自安豐迎韓林兒居之以爲都遣關先生破頭潘等率兵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

鴈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元察罕帖木兒遣關保分兵阻扼自勒兵屯聞喜及塞井陘杜太行扼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擢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祿大夫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盆子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郄周全殺伯帖木兒遂以懷慶叛降劉福通驅其民入汴福通遣周全率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周全全愧退師福通怒其不進殺之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庚子三月田豐攻陷元保定路四月元遣司農都事樂元臣招諭豐豐殺之福通所遣將李武崔德以西略地無功福通責其逗遛叛降于元將李思齊辛丑七月元命察罕帖木兒總兵狥山東乃下井陘出邯鄲過磁相懷孟水陸並進屢擊敗宋將田豐毛貴等兵遂復東昌冠州又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率閻思孝等會關保虎林赤由東河造浮橋田豐以二萬人奪之關保等且戰且渡拔長淮進攻東平田豐遣崔世英出戰

大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爲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豐與王士誠俱降於察罕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爲前鋒進攻宋棣州守將俞寶降又攻宋濟寧劉珪亦來降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畧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章丘中擣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多克復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守將陳猱頭等悉力拒守壬寅六月降將田豐王士誠復謀刺察罕入益都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豐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衆止之不聽又請以力士從却之曰吾推誠待人人爲得人人防間之乃從輕騎十餘人行至士誠營又及豐營遂爲士誠所殺豐與士誠入益都計聞元主大震悼公卿及四方士民莫不哀慟元恤典極優渥贈官追封潁川郡王以養子擴廓帖木兒襲官代領其衆擴廓既領兵攻益都益急士誠等出戰輒大破之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甚遣使間道求救于劉福通九月劉福通引兵向火星埠元將關保邀吉大破之十一月福通自率兵趨益都援田豐擴廓擊敗之還走安豐擴廓急攻益都穴地通道入遂拔其城執

陳孫頭等二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父察牢帖木兒因遣兵復莒州時福通所遣白不信李喜喜等略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于李思齊田豐被戮山東地元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窘癸卯二月張士誠遣將呂珍率兵攻安豐福通遣使詣建康求救　上自率諸將救之未至呂珍攻破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三月　上至安豐擊呂琢大破之珍棄城走　上遂以宋主韓林兒還金陵諸將議於中書省設御座奉韓林兒劉基從後謁　上所坐胡床曰牧豎子耳奉之何爲密陳天命所在　上意悟會陳友諒來入寇遂議征討不果奉丙午十二月韓林兒殂於建康先是　上紀年猶稱龍鳳命令下則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至是林兒殂始改明年爲吳元年云

論曰韓林兒在宋猶未足方義帝更始其赤眉之盆子耳假令福通事成豈能容林兒哉福通不欲以其身爲標故藉之號召天下意事成已除之無難不成名將有所歸亦如王陵母之所以屬陵者姦雄之見大抵皆然第福通舉事可必其無成耳蓋天下既亂則豪傑起而削平之所謂奉天除暴救民於水火之

中者若乃稱兵平世無故而首爲亂階是欲驅椎席之民而爲塗炭之慘乃民怨之所歸天命之所必不祐也豈其能成大業而貽子孫之慶者乎秦勝廣漢黃巾唐黃巢皆其明驗傳所謂天道後舉者勝蓋謂此也然則劉福通者蓋將爲我　聖祖先驅定中原者乎不然察罕之兵且萃于江南矣雖然我　聖祖之開創於宋無所毫髮藉抵以和陽一命奉之終身蓋自癸卯以前惟南剪羣雄而未嘗加一矢北向者以有韓林兒在潁亳間故弗與爭雄耳否則中原形勢之地豈在所後耶至安豐之危福通一遣使來援即親帥諸將赴援而不從劉基之諫不恤陳寇之侵雖無救于福通之死而卒能脫林兒於虎口以全歸建康且欲設御座奉以天子之禮此其意豈欲遽背之哉林兒不死不改元下令猶以皇帝聖旨先之恐漢高之於義帝光武之於更始未能然也嗚呼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平定東南

上既定都建康以南土弗靖未可遽北伐陳友諒張士誠各據土宇方谷珎陳友定亦假元名號拒守城邑皆次第別爲規取其諸郡邑在羣雄之間元守將

據守未下者分遣諸將畧取之丙申三月首命徐達
湯和率兵取鎮江四月命華高率兵取廣德又分兵
取宣州亡何宣州復叛丁酉夏四月命胡大海丁德
興率兵討之遂復宣州誅首叛者餘皆宥不罪宣州
以安丁酉夏五月　上親率諸將攻寧國先是　上
渡江已擒朱亮祖取寧國矣亮祖復以寧國叛爲元
守至是率諸將擊敗其兵獲亮祖城下守臣楊仲亨
以城降寧國既下　上始議分兵取徽池等郡乃命
胡大海鄧愈率兵自休寧績溪向徽州元守將阿思
丁吳納等拒戰大海擊敗之拔其城命鄧愈守之元
江浙參政苗帥楊完者率兵十萬自上江順流入杭
城以兵圍徽州期克復大海自婺源來救擒斬其步
將李才等衆披靡大海入城與愈分門拒守復大破
之完者遁去婺源守臣汪同亦來降乃即徽州立雄
峯翼元帥府命胡天福等共守天福等因出兵狥開
化擒元守將破之楊完者乘虛寇徽州天福等還戰
却其兵冬十月完者復來寇徽州守將繆美禦之出
三門轉戰連捷追奔二十里亡何完者復盛兵來薄
城胡天福等選部將勇敢士出禦衆雖萬戶謝成勇
成即率壯士數百人衝其陣完者兵皆辟易自相蹂

躪大軍出乘之遂覆敗其師完者僅以身免戊戌春
胡大海鄧愈取嚴州命李文忠同大海守禦文忠嘗
敗元院判阿魯灰于萬年衢又敗元苗軍于昌化於
潛又降洪元帥之衆浙人憚其威名故與大海俱以
功陞秩同守嚴州二人微有郄　上批示都事郭彥
仁使諭解之又密戒文忠由是相協所向有功夏四
月鄧愈遣王弼等率兵取婺源州薄西城元守將鉄
木兒不花出戰自旦至晡殺傷五百人不下愈乃分
遣將攻其東南北三門殺傷三千餘人拔其城鐵木
兒不花戰死遂狥於潛昌化皆下之九月常遇春攻

衢州元守將張院判出戰屢敗遂克之鄧愈亦取蘭
谿州十一月　上因胡大海攻婺州未下命徐達守
建康親督楊璟等率兵十萬以助其成爲先鋒金朝
興統奇兵等成駐杭州臯亭山爲應援由靈國至蘭
谿得儒士王宗顯使探婺城虛實知其守將不和有
可取狀　上許宗顯以婺州知府遂攻城元石抹宜
孫遣將胡深赴援深以獅子頭兵作前陣　上命胡
大海等迎戰擒莫前鋒將深敗走大海率繆美等追
之獲其輜重而還次日攻城其都事李相以守將帖
木烈思等不和夜縋城出詣軍門請降遂開東門納

王師入元守臣僧住死之　上改婺州爲寧越府命
王宗顯知府事宗顯興學校聘師儒教化大行民間
始聞絃誦之聲寧越既定　上欲取浙東諸郡乃集
諸將申戒以戢兵安民凡下城邑不得妄殺反覆數
百言詞極懇切己亥春正月李文忠胡大海取諸暨
六月　上自寧越還建康命徐達征安慶敗趙普勝
兵克潛山　上在寧越時命取再成駐兵據黃龍山
之險遏賊衝謀取慶州元守臣石抹宜孫遣胡深守
龍泉分命葉琛林彬祖陳仲眞陳安等屯據諸險阨
深總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以拒我師久之元士卒
無鬬志有來降者具言處州兵弱可取狀　上即出
師與再成合兵攻之磐嶺最險隘繆美率敢死士先
登遂奪其壁以入又進拔桃花葛陂二砦諸險皆失
宜孫出戰兵敗與其部下走建寧遂克慶州遣使諭
胡深深來降龍泉慶元皆下以取再成守之胡大海
得章溢葉琛劉基宋濂薦于　上上遣使聘致之命
大海守金華庚子六月元石抹宜孫收兵復攻陷慶
元時曾封知慶元縣出戰兵敗被執死之取再成率
兵往援擊敗石抹宜孫宜孫走竹口戰死再成遂
鎮慶州辛丑秋七月以范常知太平府常勸農興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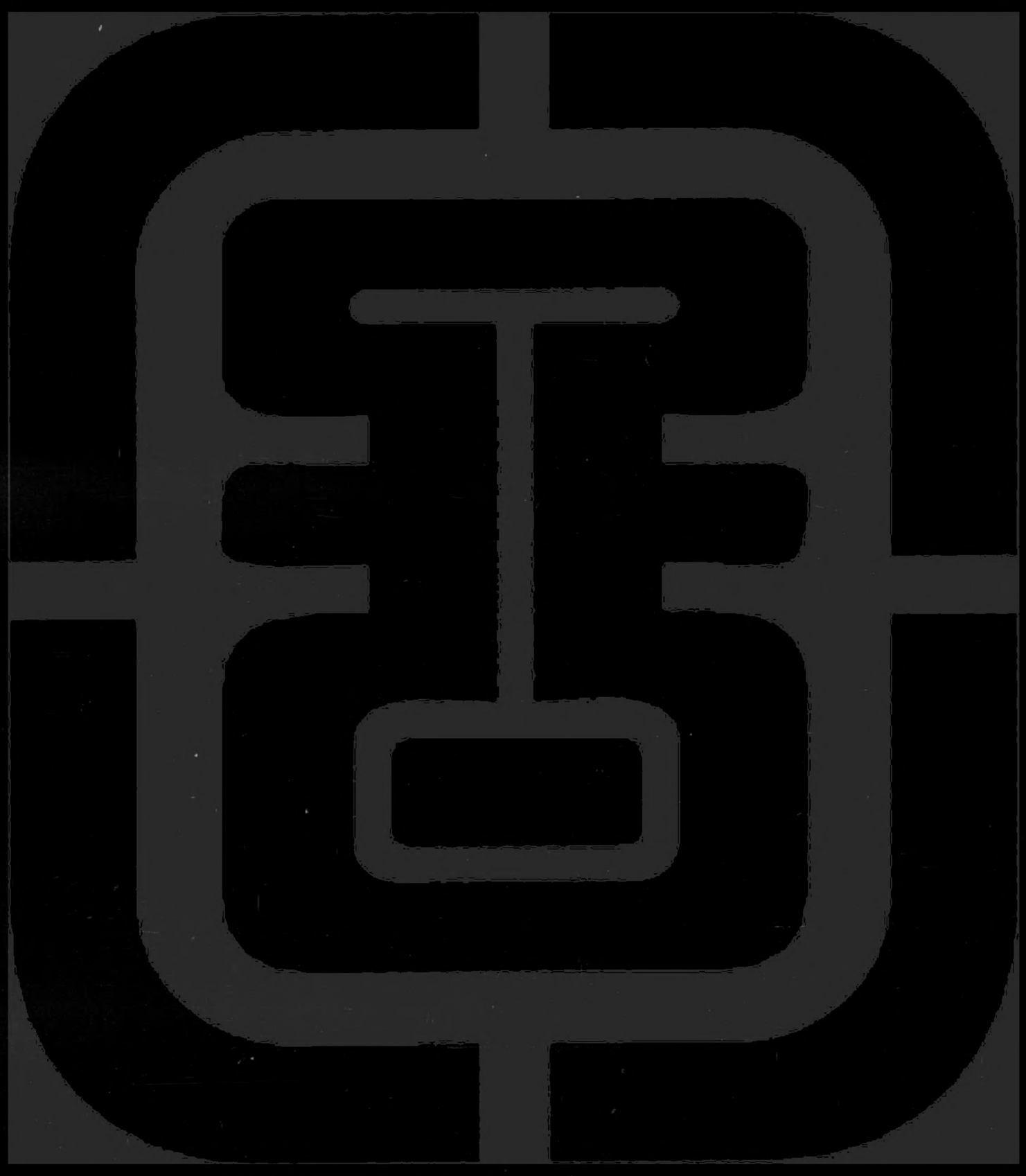
教化大行軍食以充壬寅二月胡大海在金華降苗
將蔣英李福佯請大海至八詠樓觀弩刺殺之并殺
其子關住及郎中王愷等欲據城叛大海子德濟聞
難奔計建康李文忠在嚴州聞之即率兵馳至賊棄
城走文忠入城撫定之大海在浙東威名大振恩義
素孚于民嘗自言已雖不讀書其行軍惟知有三事
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廬舍故人多附之生時嘗
夜出人見其兩目燁燁有光及卒每著靈異師行
或夢見大海或見野有光兵輒大捷愷佐大海亦多
政英等刺殺大海處州降苗將李祐之賀仁德與
英客約亦以是日刺殺耿再成及元帥朱文光知府
王道童孫炎等耿再成威名亞于大海炎亦善撫其
民炎被執從容就義酌酒飲不肯解所服賜衣罵賊
而死衢州兵聞金華處州之變謀翻城應之守將夏
毅不能制會劉基至毅迎入城一夕定之四月耿天
壁方奉命往處州發苗兵聞處州亂馳至金華見李
文忠訪得耿再成舊部將朱絢遂相與集兵會平章
邵榮院判胡深討叛將李祐之賀仁德斬之比胡深
至處州已平癸卯七月　上乃命深以行省郎中總
制處州深捕誅山寇經理賦稅處州遂安後死于方

谷琛之難章溢嘗任浙東同列皆得罪溢獨免至是
處州不寧　上復以溢爲浙東按察副使溢辭副使
命改僉事溢至平劇盜處糧餉正軍法輕賦稅浙東
深賴之甲辰夏四月　上既滅漢乃命徐達攻廬州
拔之左君弼走汴梁元將樓兒張以城降改廬州爲
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命俞通海攝省事通海撫綏有
方民甚戴之遂脩城濠爲守禦備丁未九月　上以
張士誠既平別遣將伐方谷琛陳有定乃以胡美爲
征南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等兵
由江西征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從征　上諭美曰

汝以陳氏丞相來歸忠實無過故命爾總兵何文輝
戴德皆吾親近之人然勿以此故廢法征戰一以軍
法從事吾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鄙
之及後握兵一日驅所領新附之士野戰有二人犯
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節制人能立志何事
不成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攻圍
城邑擇便利進退勿失機宜爾其勉之十一月美等
引兵度杉關杉關閩之西鎮既度關閩中大震遂下
光澤縣會湯和吳禎擒方谷琛　上遂命和等率舟
師自明州由海道攻福州　上以征閩事問章溢溢

對曰兩道進兵此固必勝然閩人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更引一軍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上即日命文忠出師浦城以溢子存道率鄉兵從征胡美兵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降吳禎亦進兵薄福州圍其東西南三門一鼓而克元守臣曲道遁走朶耳死之　上欲令章存道率所部鄉兵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本農人征閩時許以事平散使歸農今調之北征是爽信也　上初不懌既而從溢言以告曾叛者充軍餘悉還農戊申正月胡美等師抵建寧元守臣達里麻陳子奇集僚佐曰聞明兵驍勇自入杉關諸鎮尤解此不可與爭鋒吾城中儲積尚多第固守不出戰彼攻城不克必自退因而乘之或可得志衆皆從之美等進兵圍其城敷挑戰不出悉攻之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何文輝營納款次日總管也先亦詣文輝降胡美怒二人不先請已欲屠其城文輝止之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可以私忿殺人乎美乃止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執子奇送京師以費子賢守建寧遂移兵克興化泉州屬縣皆降附遣曹復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下之三月美等師至漳州守將以所部兵先遁去漳州達魯

花赤迭里彌實欲禦之而郡事文屬他官總制已遣人納款矣左右服新朝使者至要彌實當郊迎彌實乃具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受國恩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所不負國者惟一死耳遂斫碎其印篆書笏面曰大元臣子至案上引佩刀自刺殺旣絕尚執刀按膝坐如生䟽民哭聲震地相與殮葬之會湯和等亦執陳有定克延平等䟽縣閩中皆平命廖永忠朱亮祖等移師征廣東以中書省參政蔡哲爲福建行省參政臨行　上諭以辨義利愼官箴反復諄切哲頓首受命福建以安

論曰東南彌亂者莫強於張士誠其次則方谷珠陳有定此外皆元臣爲其君守耳雖昧於天命所在而桀犬之吠情則可矜如石抹宜孫鐵木兒不花僧住朶耳迭里彌實敷輩尤可謂傑出者以我　聖祖禮葬福壽之意推之皆宜在所褒錄此與谷珠友諒假名號而懷異圖者不同未可以其爲勝國之黨異類之人而棄之也乃若諸將東南之功則湯和李文忠鄧愈胡大海朱亮祖耿再成廖永忠胡美何文輝爲最多徐常二將克吳之外無他聞以其所事者大也其間如李文忠胡大海始小有郤以　上命郭彥仁

諭之旣解後文忠赴大海之難若其私仇胡美欲屠建寧以何文輝之言而止不以其先納款而終憾之此又君子之賢行古人之所難不但其戰功之可稱爾已固天生賢才爲國之輔亦足見我　聖祖之善御哉嗚呼觀我　聖祖諭胡美之言則宋祖之匣劒付曹彬不足道已